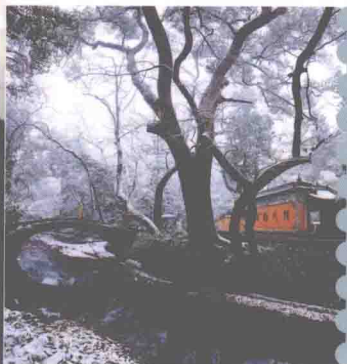


跟着本书游天下



TIAN TAI XING LV

天台行旅

胡明刚◎著

天台行旅



这是一套由著名作家撰写的旅游文丛。他们
视角独特，文笔优美，思想深邃；再配以著名摄
影家的摄影作品，让此书图文并茂，并
让我们跟着他们的脚步，观瞻最美丽
景观，把天下灵山秀水一一拥入怀中。

吉林人民出版社

跟着本书游天下

天台山旅



胡明刚◎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台行旅/胡明刚著.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12

(跟着本书游天下)

ISBN 978-7-206-09323-4

I.①天… II.①胡… III.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0449号

天台行旅

著 者:胡明刚

封面设计:晴晨工作室

责任编辑:陆 雨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1 字 数:19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9323-4

版 次: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 000册

定 价:2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为《天台行旅》序

天台县委书记 李志坚

胡明刚的散文新著《天台行旅》即将出版，我感到由衷的欣喜。在这本书里，胡明刚以清丽典雅的文字，轻松流畅的笔调，独特浓郁的乡情，向我们呈现南国天台古奇清幽的自然风光，和深邃悠远的佛道文化。本书倾注了胡明刚十几年的心血，寄寓了他对天台家乡的真诚和热爱。《天台行旅》配有百余幅精美照片，图文并茂，有着独特的乡土文献价值和收藏价值，是广大读者、外地游客必读的一本好书，也是乡土文化研究者认识了解天台山水人文历史的重要资料。在这里，我衷心地向胡明刚表示祝贺。

通过天台同事和朋友的讲述，我对这位天台本土作家有所了解。胡明刚1965年出生在天台华顶山东麓的外胡村，那里与拜经台近在咫尺，草木丰茂，流水淙淙，漫山遍野的竹林摇曳着醉人的绿色，更兼极有特色的石屋、梯田和古道，一片宁静的山野风光；村西的灵墟山，是道教的第十四福地；少小时的胡明刚就读的华峰中心校，就是古刹天封大殿遗址，为徐霞客游天台山的第一个落脚点。穿行在山路上，古刹、草木、乡土自然人文对胡明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尽管家境贫寒，学习环境极差，但他一边务农，一边在文学写作中寻求慰藉。他深入村野和庙宇之中，与农人为伍，听他们讲故事、唱山歌，挖掘原汁原味的民间文学资源，走上了写作生涯。

他的写作才能得到了文化部门的领导和老师的赏识，在诸多师友的帮助

和提携之下，胡明刚走出山村，到小城谋生，从此写作更加勤奋，许多天台乡土题材的散文纷纷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并获奖，博得社会关注，也赢得百姓的尊重与文学界的赞誉。

2002年，他挈妇将雏全家奔赴京都，成为诸多文化北漂的一员，因为文学写作的特长，他很快找到适合自己的文字编辑工作，在高手林立竞争激烈的京都，立足扎根了下来。在京打拼十几年，胡明刚创作编著出版了十余本文学作品和文化普及读物，同时许多有关乡土风物旅游的散文得以发表转载并介绍到国外，《江南蓑衣》列为全国200多所名校高考语文模拟试题。更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他写作的乡土散文《天台茶》，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这是国内最早的一本以天台山茶文化为题材的乡土文学专著，被许多茶文化学者和农学科科研机构列为必读书目。

这本《天台行旅》，是胡明刚继《天台茶》之后又一本天台山乡土散文著述。作者披阅十载，反复加工，不断润色。他在回乡期间，多次实地探勘，走上被草木覆盖的霞客古道，寻觅沧桑的岁月遗迹。在师友的促成之下，此书得以顺利出版，这也是胡明刚对天台山所做出的又一贡献，可喜可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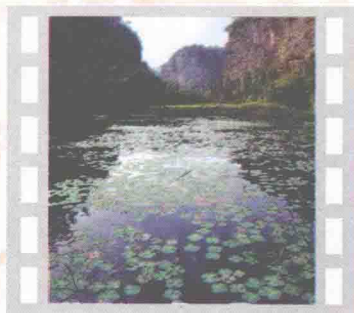
天台是全国名山，素有山水神秀、佛宗道源之称，石梁飞瀑、华顶归云、桃源春晓、桐柏琼台、寒山夕照、佛陇经声、国清讲寺、万年禅刹，声名远扬；同时也是中国道教南宗的发祥地，中、日、韩佛教天台宗的故乡，诗僧寒山拾得的隐居地，颠僧济公的故里，五百罗汉的道场；孙绰著有《天台山赋》掷地金声；在唐诗之路中，诸多诗人留下了绝妙华章；更有历代高僧妙道，为名山更添神圣光泽；而徐霞客、王士性等大旅行家，或从自然寻幽，或以人文探胜，皆有大作彪炳千秋。逮至现代，天台山涌现出陆蠡、许杰、王以仁等名家，多以天台乡土文学特色表述，在文学之林中一枝独秀。胡明刚以前人为榜样，一直致力于天台乡土文学创作，在文坛上找到独有的立足之地。他总是对朋友们说，虽然身在北京，但无法写好故宫和八大胡同，那毕竟是别人的，有现实和精神的“隔”，而在北京看天台山，发现原来在家乡生活中被疏忽的乡村记忆，恰是城市人特别感珍贵的东西，就如天台的飞瀑流泉、云海霞光、竹笋茶叶、老屋古桥一样，却是城市人亟待感知的真正趣味。胡明刚写天台山，一来把天台山的美名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二来也满足浮躁的城市人寻找身心家园和归宿的需求。《天台行旅》的出版，是天台山和城市人之间的一种福德因缘。

《天台行旅》出版了，胡明刚高兴，天台山高兴，每个天台人更加高兴。



追随霞客，展开天台旅程	1
五峰环拱的国清圣境	8
佛陇高明：松风响彻梵音	33
华顶：云海浮荡莲花巅峰	42
石桥山中，水流石在	54
从万年石渡到天姥关岭	65
诗意寒山中的光风霁月	74

相伴济颠，携一路狂禅回家	87
赤城桐柏桃源，餐霞访道遇仙	97
大同：峡谷深林竹笋故事	126
悠然放歌，飘过北山村落	132
大溪溯流，度尽沧桑	142
后记	165



追随霞客，展开天台旅程

追随徐霞客的天台旅程，与山水有关，与人文有关，与旅游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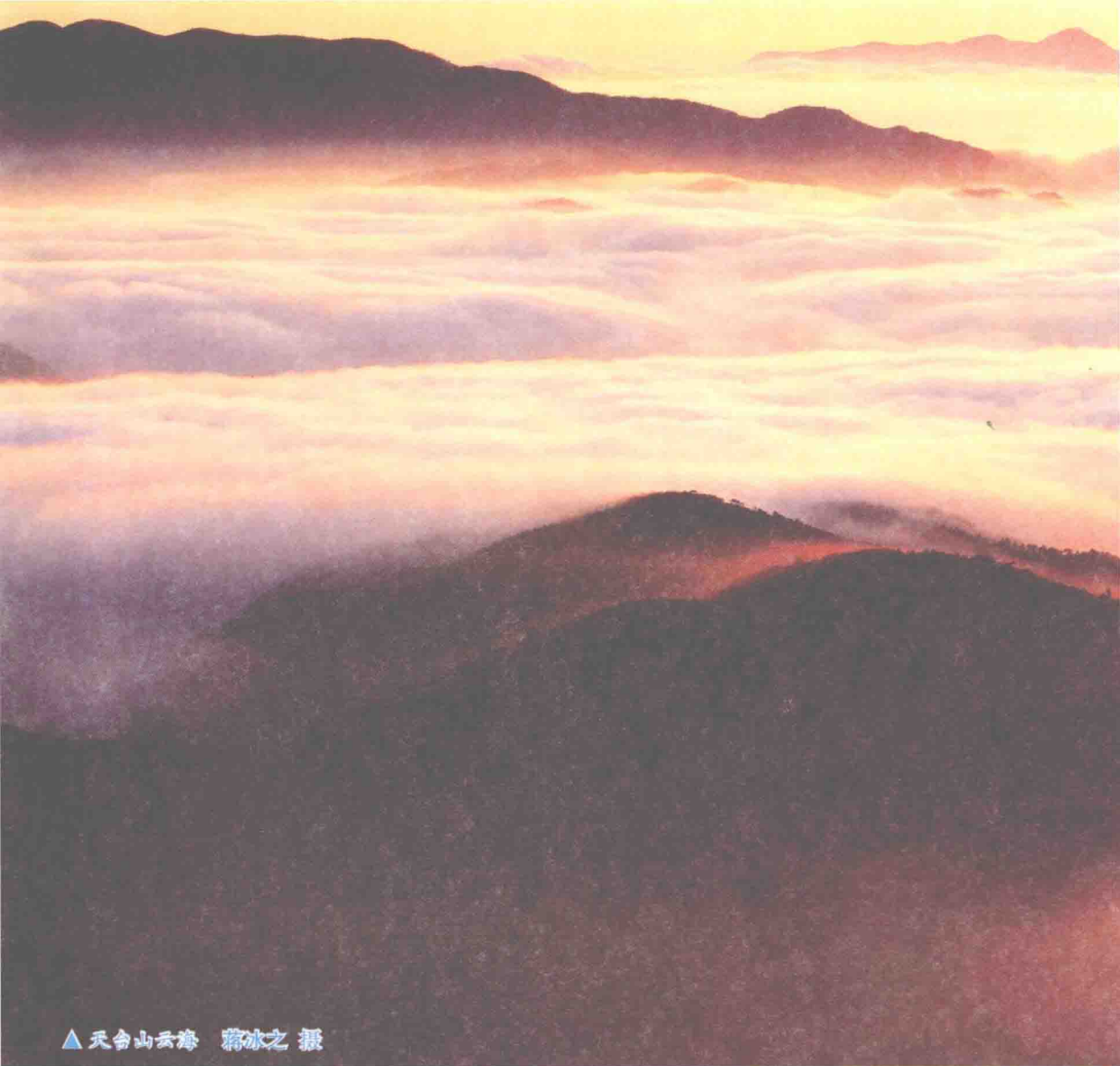
它与一座名山有关，与一个节日有关。这座名山是天台山。这个节日是国家旅游日。

2009年。国家旅游局遵照国务院的部署，就设立中国旅游日事项，听取民意，向全社会征集候选日期方案。一时间响应强烈，群情激奋，热情踊跃参与其中。最后，全民的目光凝注在“游圣”徐霞客的身上：江苏江阴民众建议定于徐霞客离开家乡出游的3月29日；浙江宁海民众建议定于徐霞客开篇游的5月19日，浙江天台山林国干先生等民间人士建议定于徐霞客进入天台山的5月20日。经过激烈的争议，5月19日胜出。

中国旅游日源自徐霞客，源自于天台山。

2010年3月，北京。天台县人民政府和人民网联合举行了《中国旅游日：天台山的呼唤》论坛，与会的有数十名知名专家，我与徐霞客后人徐永恩先生分别提交文字资料。大旅行家徐宏祖，字振之，号霞客，更号霞逸，生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卒于明思宗崇祯十四年（1641），他博闻强记，性耽山水，游历中国秀美山川，前后延续了30多年，被后人尊为“游圣”。《徐霞客游记》开篇《游天台山记》云：“癸丑之三月晦（1613年5月19日），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表明宁海仅仅是一个出发地，真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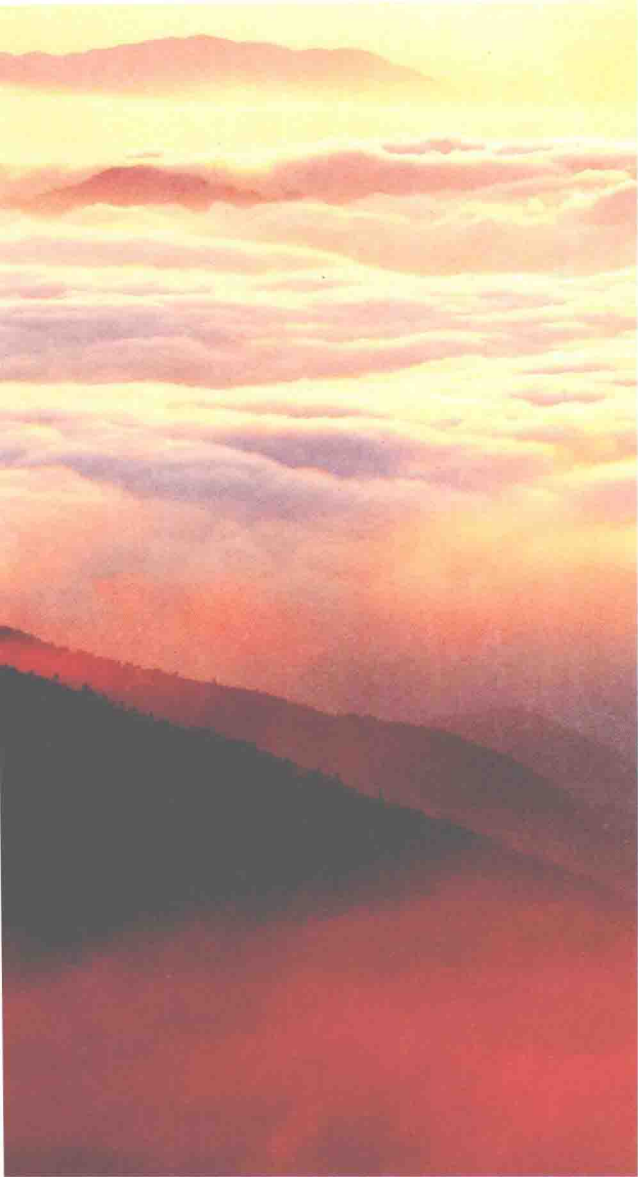




▲天台山云海 蒋冰之 摄

的目的地是天台山。纵览日记，徐霞客曾经到过天台山三次，第一次是在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第二次则是二十年之后，重新游历天台华顶和石梁后，再游雁荡，然后折返细揽天台西南诸景。天台山在徐霞客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他三游天台山，《徐霞客游记》中收录两篇游记，并将《游天台山日记》列为卷首。

徐永恩先生考证说，徐霞客把天台山作为首游之地，是因好友陈函辉的竭力推荐。陈函辉（1590—1645），原名炜，字木叔，号小寒山子，浙江临海城关人，曾与徐霞客结交数十年。徐霞客在旅行天台山之前，就征求过陈



函辉意见。陈函辉曾有《答友人问台州有何佳境》诗道：

万仞嵯峨壁立青
古云地阔海溟溟
琪花瑶草山中果
雨髻风鬟洞口婷
鹤驭吹笙开石壁
鹅群染翰写金经
无端醉后逢天姥
月照琼台梦未醒

陈函辉这首诗，其实是对天台山自然风景的概说。

书载，徐霞客出游之时，能忍饥数日，遇食即饱。他健如黄犍，徒步行走几百里而不知疲倦为何物。攀登绝壁悬崖犹如猿猱，每有见闻，提笔记下，积稿高于人等，他去世之后，文稿散失，后有好友季梦良将其搜集整理编纂，始有《徐霞客游记》传世。

天台山华顶东麓，我出生的小村之下，是徐霞客游天台山必经之道，徐霞客游记说，出宁海西门30里到梁隍山，那里山高林密，徐霞客住了一宿，次日过松门岭，再行15里，到筋竹岭，在筋竹庵用完斋，徐霞客请国清寺僧人云峰找人把行李担到国清寺寄放，然后他与另一位僧人莲舟上人一起，再走了十几里路，到弥陀庵，当时有老虎出没，沿途山路两旁的草木全被当地百姓烧光了。再走20里，就到了天台山的地界。

天封寺是徐霞客在天台山的第一个落脚点，是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创建的十二道场之一，该寺历史悠久，可惜的是，毁于20世纪的一场大火之中。“寺

在华顶峰下，为天台幽绝处”。当天，寺僧将他安置在禅房里，“卧念晨上峰顶，以朗霁为缘。盖连日晚霁，并无晓晴，及五更梦中，闻明星漫天，喜不能寐。初三日，果日光烨烨”，次日，徐霞客直奔峰顶而去。第二次徐霞客游天台山，也是从宁海出发的，住在这个天封寺里。站在天台华顶之上，云蒸霞蔚，四周开阔，无限风光尽收眼底，东临东海，南瞰雁荡，西招括苍，北睨钱塘，真有超然欲仙凭虚凌空的感慨。

天台山自古以来就是遐迩闻名的神圣之山，山名充满浓厚的道家色彩。

在《山海经》《逸周书》和《禹贡》等古书中，天台山与昆仑山齐名，而“五岳”则被天台山的名声所掩。天台山的得名，见之于陶弘景的《真诰》。

“天台山四万八千丈（又说一万八千丈），山有八重，周八百里，上应台宿，顶对三辰，故名天台。”天台的“台”，念 tāi（胎盘的胎），不念 tái（阳台的台），天台山顶对的上台中台下台“三台星”，乃是北斗之权（柄）。“台”与繁体的“臺”是不同的，现在一些旅游书或网络中，将浙江“天台山”安到四川广元的“天臺山”上，张冠李戴。这是汉字“臺”简化为“台”的“恶果”，致使“天台山”与诸多的“天臺山”纠缠不清，混淆视听，以讹传讹。

历史上的天台山，有地理上的广义狭义之分，就狭义来说，天台山以县境为界，纵横不过一二百里，而按现代地理学分，天台山脉以天台为中心，蜿蜒于金华、绍兴、台州、宁波，入海则形成舟山群岛。孔灵符的《会稽记》称“天台山旧居五县之余，余姚、鄞、台、剡、宁也”，周八百余里。民国时期，宁海属台州治下，故而明代宁海人方孝孺则以天台山人自居，鲁迅说，宁海作家柔石也有“台州式的硬气”，其根源与天台山不无关系。

天台山自然风光“古、奇、清、幽”，山水明秀，水木清华。怪石奇洞，罗布山中，究其成因，乃因长期地质运动，岩体呈断裂节理发育、海水水平融化和雨水冲蚀所致，故形成高山峻岭、陡壁悬崖、岩穴怪石、飞瀑流泉。说天台的水景，有天下第一奇观的石梁飞瀑，有茶圣陆羽誉为天下第十七水的紫凝瀑，有如太阿倒悬的铗剑泉，有碧波万顷的寒山湖，更有蒹葭流光的清溪古渡；说天台山景，则有峻险峭苍的桐柏百丈，有翠荫蔽日的华顶森林，有葳蕤葱郁的国清幽径，霞光栖宿的赤城山崖，有石怪岩明的翠屏寒山；说人文古迹，则有佛道双修的赤城崖端的洞府，有佛陇国清高明和方广万年的梵宇禅林，有癫僧济公的故里和诗僧寒山的隐迹，有桐柏琼台桃源道家的祖庭与仙都；说乡村田园，则有九避开岩紫凝和华顶山麓的烟村平畴；说诗文旨味，则有万马渡旁一块如老妪的天姥岩展开李白的梦游和唐诗之路最精华

的路段，“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的激情，“安得生羽翰，千载卧蓬阙”的逸致，寒山拾得“石床孤夜坐、圆月出寒山”的隐情，令天台山的一草一木一水一石皆有飞动的灵性和气韵。天台山有其得天独厚的自然与人文的资源，值得徐霞客与其后人于此行旅，寻幽探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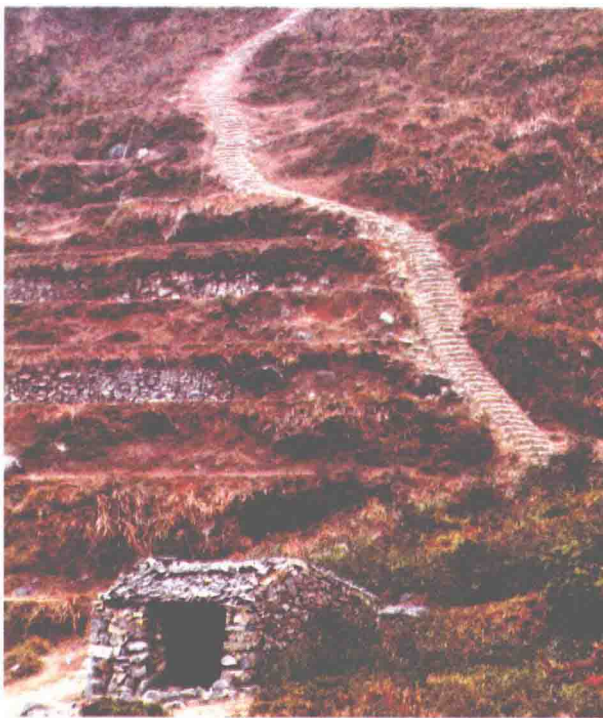
徐霞客三游天台山后百年来，历年来文人纷纷来游，探幽寻胜，高度评价天台山。清代学者潘耒称：“吾足迹半天下，所见名山岳镇多也。掩众美，罗诸长，出奇无穷、探索不尽者，其唯天台乎！”他将天台与全国名山岳镇逐一作比：

华顶高旷，罗浮之飞云峰也；幽溪苍寒，五台山之清凉台也；桃源隽永，有武夷九曲之势，赤城秀丽，有丹霞万仞之观，国清之静深，可以敌曹溪，桐柏之萧远，可以偁勾曲，石梁的雄奇巧妙，琼台双阙的灵异清华，则台山之独绝，游台山不游诸山可也，游诸山不游台山不可也！

潘耒不是天台邑人，他深爱天台，并给予天台这么高的评价，可见天台山水的神奇魅力所在。我想他到天台，是怀揣一本《徐霞客游记》或一部唐诗，与我一样走上天台的霞客之途的。他是山中“霞客”。“霞客”一词源于道家，亦为“餐霞客”，原为修仙学道之人。天台的赤城霞桐柏月，更加令我与霞客一样有羽化登仙之感。

走在天台山霞客道上，我把目光投向高古年代。天台山因地处幽僻，满目荆榛，一片蛮荒，其幽邃奇景，却鲜为人知，自有一种神秘，故而东晋辞赋大家孙绰在《天台山赋》中说，“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也。皆玄圣之游化，灵仙之窟宅，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情之

▼ 徐霞客古道 范旭初 摄





壮丽矣！”正因为地处荒蛮，“所以不列于五岳，阙（缺）载于常典者，岂不以所立冥奥，其路幽迥，或倒景于重溟，或匿峰于千岭，始经魑魅之途，

卒践无人之境，举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故事绝于常篇，名标于奇纪。”孙绰写好这篇赋后，把它交给友人范荣期看了，范荣期拍手叫绝，称赞它“掷地作金石声”！天台山由此扬名。

天台山首先体现的是仙道精神。相传黄帝赴天台桐柏受琼浆玉液，周灵王太子晋驾鹤来主管桐柏山，汉魏六朝时期，这里就成为文人雅士向往的仙域桃源了，在汉代就产生刘晨阮肇桃源遇仙的文学故事；晋代王羲之与孙绰结为同好，一起在兰亭流觞曲水，他到了天台华顶学道，在黄经洞习书《黄庭经》，于流云中悟出永字八法，开一代书家风范；其时，西域僧人昙猷在赤城山下和石梁桥畔结茅端坐，让山中的猛虎蛇豕成了最忠实的听众；陈隋之间智顗隐居在天台佛陇，黄卷青灯，清苦修习，创建中国汉化佛教最早的宗派——天台宗，建天台宗十二刹，影响流播海外；唐代诗僧寒山拾得丰干隐居寒岩，写了三百多首寒山诗，在中国白话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寒山诗成为西方人信奉的“圣经”，寒山成为欧美嬉皮士青年一代的偶像；宋代天台颠僧济公，破帽破鞋破蒲扇，腰挂酒葫芦边唱边跳，雅俗共赏，与寒山同而有异，文学经典形象可与孙悟空、哪吒相媲美；唐代天台高道司马承祯居桐柏，著《天隐子》《坐忘论》，开正一道，宋代张伯端居桐柏山，修炼内丹，著《悟真篇》，开中国道教南宗之门。天台形胜之地，佛道精神张开双翼，在白云苍穹中翱翔。

追随霞客，展开天台山旅途，走上一条风光之路，一条佛道之路，一条诗歌之路。在这里我拾取了历代文人不绝的步履和永恒的吟唱。有唐一代，400多名诗人自淮扬乘舟沿水路而来，过钱塘，穿稽山，越鉴水，沿剡溪，循

天台山北麓跋涉，走的就是一条著名的唐诗之路。他们溯流而上，望石梁飞瀑，登华顶主峰，朝佛陇国请，看赤城栖霞，居桐柏道源，探桃源仙境，坐寒岩夕照，沿大溪一路迤迳，抵达临海。据统计，唐代有400多名诗人登临此间，称著者有李白、孟浩然、白居易、元稹、刘长卿、刘禹锡、陆羽、贺知章、宋之问、沈佺期、钱起、元稹、李绅、皮日休等，还有一些隐居山中的方外人士，如司马承祯、徐灵府、杜光庭、吴筠、灵彻、皎然、贯休等，既创作了诸多名作佳构，又留下了诸多遗迹佳境。

当年，在去天台山的水路中，诗人孟浩然推开船上的竹帘，遥望云雾迷蒙的山峦，向同伴说起他的目的地，神情尤为欣悦：

挂席东南望 青山水国遥 舳舻争利涉 来往任风潮
问我今何适 天台访石桥 坐看霞色晓 疑是赤城标

天台关岭、石梁、华顶、桐柏、寒石山一线，是浙东唐诗之路最精华的路段，展示山水人文最美丽最独特的画卷。自此以后，历代文人如陆游、苏东坡、朱熹、袁枚等，纷纷莅临。在明代，自然地理旅行家徐霞客与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是继前人足迹的后来者。

在天台山腹地石梁飞瀑侧畔，我依偎着徐霞客拈须微笑的塑像，与他的目光对接，他聆听瀑声，凝视飞泉，久久出神，他终究是匆匆的过客，就像唐宋诗人那些飘逸而过的身影，把发自内心的呐喊和呼唤，留驻在这里的山水和树影之间。追随徐霞客，漫步于天台旅途，穿行于林泉幽壑和高峰，流连于村庄崖石和清流，拜谒儒林佛寺和道观，我的身边多了一尊指引我前行的神灵，他在冥冥地呼唤着我，让我当一回真正的霞客，以自己独特的角度去观照天台，在古今来往的文字中寻觅到知音。

追随霞客，展开天台旅途，我们重新拾回失落和疏忽多年的山水与人文的回忆，得到更多的安静和舒畅。霞客，餐霞客，为高道，是羽人，是我的知音，我与他一起在行走中悟山水人性和天道。跟随霞客们的脚步，我的身心伴你启程。

让我们的身心与文字又开始一次灵魂的远足与精神上的行旅，感受那一路行来的清雅吧。



▲五峰环抱的国清寺圣境 丁必裕 摄

五峰环拱的国清圣境

1895年5月，踏着徐霞客的足迹，来自英国的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伦敦教会的厄尼斯特·包克斯牧师陪同下，走向天台山。他写了一本回忆录性质的自传《亲历晚清45年》，在第十三章详细记录了这座圣山之旅。他开门见山地说：

天台山位于浙江省，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宗教中心，也许可以跟耶路撒冷、麦加、贝那拉斯、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道教大教主所在的江西龙虎山，以及西藏达赖的驻地相提并论。这里是中国最流行的佛教的中心，《莲华经》

为其主要经典。也就是从这里，大概来自埃及的（原文如此，实际为印度）、信奉阿弥陀佛的净土宗踏上了远东的土地，并迅速普及整个中国和日本。在天台山，有很多寺庙属于这个净土宗。它在佛教历史上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这本书里，李提摩太把“佛”译成了“god”，与“上帝”相同。在国清寺的墙壁上，他抄录的一个智慧救心方，却是作为上帝的“god”所没有的。与李提摩太一样，许多人到天台山，是奔着天台圣寺——国清寺而来的。

不到国清，不到石梁，就枉到天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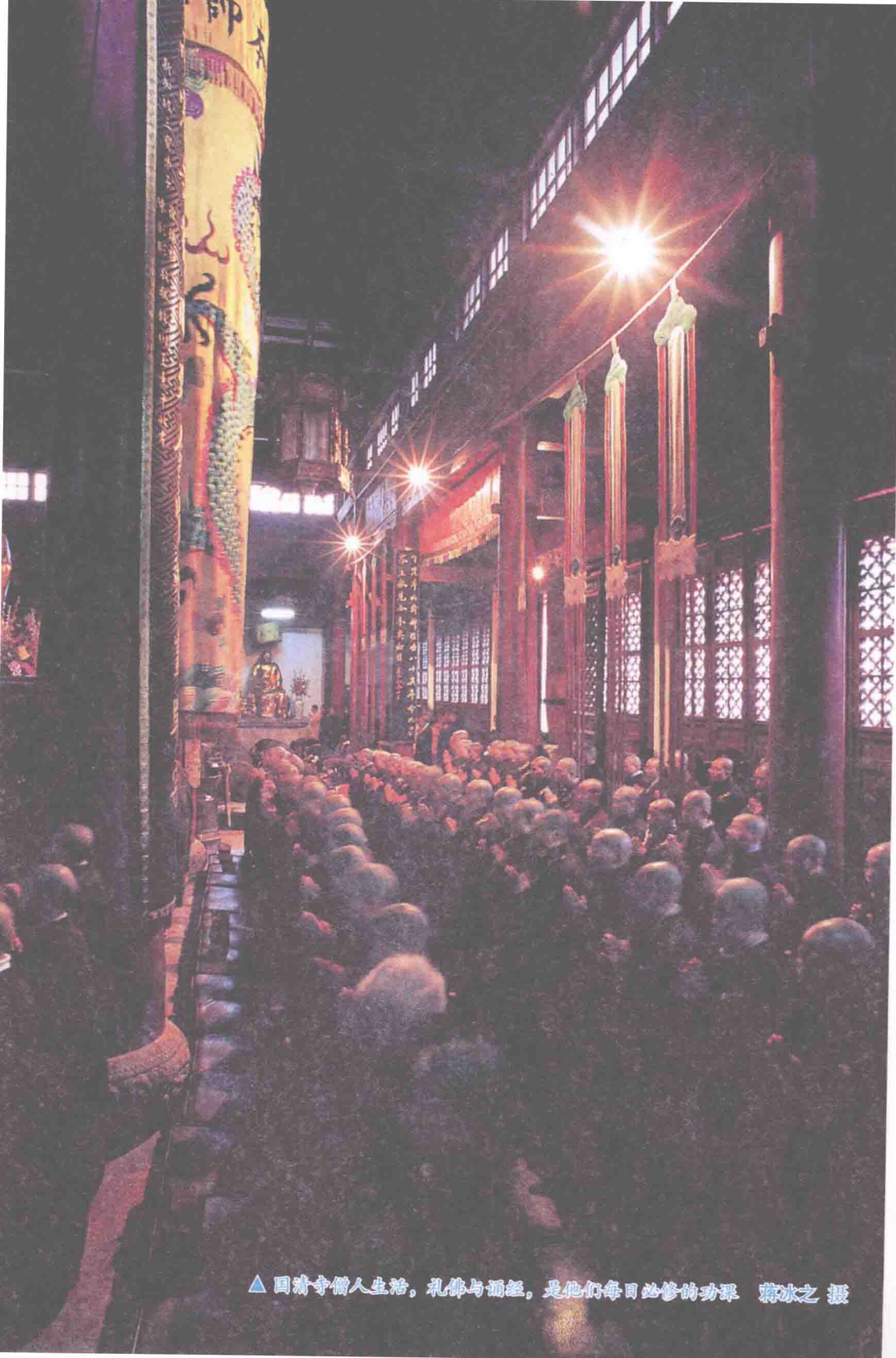
国清寺位于天台山下，与赤城山近在咫尺。国清寺是天台山旅游的第一站，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佛教天台宗的祖庭，声名远播海内外。徐霞客登临天台山之时，周边几百里内外的乡民，以及一水相隔的日韩等国的信徒，不论寒暑风雪，五体投地，或三步一拜，或一步一拜，到这里朝圣，寄托始终如一的虔诚，就像雪域藏民朝拜他们的圣山和圣湖。

国清寺居天台县城近郊，距城八华里左右。自县城到小北门一段路程，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的松翳蔽日，人称“万松径”，旁有赭溪淙淙，碓声阵阵，另有神迹石等景，而今时过境迁，旧景无存。万松径旁的松林，被连绵的橘园所代替，甘甜湿润的江南韵味十足的山风扑面而来，映入眼帘的是乡村田园的自然景色和清静庄严的佛国风光。

转过木鱼山，进入一牌楼，眼前又呈现出别样的景象。时值仲春，映入眼帘的是金黄油菜花和翠绿麦苗的田畴与摇曳的枝影，林中挺秀的隋塔，宛如一介书生，或如一名武夫，在晨曦和暮霭中静静伫立，又像是一个圆寂的老僧，一派安详。用现代时尚的目光来看，它或许是一位侍应生导游而已。它的中部横生出几棵小树来，伸手做着邀请的姿势。隋塔下则有七支一字儿排开的小佛塔，便如仪仗一般的端严了。

隋塔建于隋代，重修于北宋初期，缺了顶，六面九级，自第二层起，每层每面都有佛龛，内壁的每块砖上都刻有三尊佛像。为便于保护，塔门早已封闭，禁止攀登。要欣赏它，只能到国清寺的文物室里细观塔上遗落的几块残砖了。

隋塔的顶部早已缺失，民间传说为罗汉与观音斗法的结果。观音与五百



▲ 国清寺僧人生活，礼佛与诵经，是他们每日必修的功课 蒋冰之 摄

罗汉比赛，自己造石梁桥，这是相当容易的活儿，随手把两块龙口舌一拉就成。她回来见隋塔身已经完工了，罗汉们正在岭上手忙脚乱地雕塔顶，便干脆学起鸡叫来，罗汉以为天亮要露馅了，留下一个半拉子烂尾工程，跑掉了。国清寺周围的村民一觉醒来，都说在梦中自己拆灶砖到寺外去造塔，一检查家里的老虎灶，被挖出了一个空灶膛。虽是佛法庄严，但民间传说回归了原生态的俗世生活。

隋塔所在的位置是国清寺东南面的祥云峰。国清寺坐落在北面八桂峰的向阳山坡上，其西北面为映霞峰，东北面是灵禽峰，东南面是灵芝峰。五峰深处的山坳之中，草木丰茂，温暖和煦，群峰环卫，苍林掩映，在婆娑树阴下，国清寺深藏不露，宁静而祥和。国清寺选址有着传统的风水美学意蕴。“宅幽而势显，地廓而形藏”，合乎传统的“四灵兽”（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格局，五峰环抱，双涧回澜，环若列屏，林泉清碧，在摇曳的绿色枝影间，闪现出梵宫的碧瓦黄墙，疏朗的梵唱和钟磬木鱼的清响，让人领略到中国汉化佛教最大寺院的庄严与辉煌。

国清寺前有双溪合流而西，前立一碑，曰：一行到此水西流。一条发源北山寒风阙的小溪，清清幽幽地绕过国清寺的照壁，与寺西南流之山溪汇合，再转而西流，成为双涧回澜，天台山八景之一。《国清寺志》《酉阳杂俎》载，唐朝天文学家张遂（一行）为编大衍历求师学算，到国清寺时，恰逢北山大雨，东边的涧水猛涨，夺流而出，蔚成奇观。

隋塔之下，七佛塔之后的山坡上，有一行墓塔，只不过一个小小的衣冠冢。七佛塔附近的转弯处，有寒拾亭，由此进国清寺，还得跨过双涧合流之上的丰干桥。寒拾亭和丰干桥是为纪念唐代诗僧寒山拾得丰干而建的。他们在国清寺里地位低微、生活寒寒，却心智颖敏，精神潇洒，怡然自得，乐而不疲，让人悟到真正的慧根。国清寺的照壁有“隋代古刹”四字，为赵朴初所书，细细而看，这“隋”字竟然少了一个“工”，民间传说，当年日本人要来天台山朝圣，国清寺还是一个工厂，赵朴初题字的时候，故意少了一个“工”，要求把工厂搬走。其实这个“隋”字并没有错，在隋代为避讳早就如此这般“偷工减料”了。



▲ 雨中瞻塔 胡明刚 摄